

世纪童话

主编 谭得水 酒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序 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世纪童话》，是烟台开发区的第二部文学集。作家协会的同志请我为这本书作序，看着这一篇篇出自开发区作者笔下的作品，我感到欣慰的是，开发区不仅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我们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已春花遍野，结出丰硕的成果。

任何城市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若干年后，我们可以从它的建筑物上看到它的客观存在，而它的人文历史、文化内涵、思想历程只能从留下来的文字中找寻。自从一九八四年第一块基石矗立在开发区这块土地上，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发区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从一片荒滩变成了美丽的城区，从一个婴儿变成了英姿勃发的少年，这其中，洒下多少人的汗水，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短短的时间里，开发区建起了宽阔的马路，漂亮的建筑，引进大量资金，兴办大批企业，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与此相比，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建区伊始却相对滞后。这其实也是每一个新兴城市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物质财富可以快速创造，而文化只能靠积淀。但开发区毕竟是一块充满活力的土地，它特殊的环境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大批人才，使这里的每一个

文化人都不甘寂寞，默默而又勤奋地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终于把它变成了一块丰厚的土壤，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著名作家林深就是从开发区文艺创作领域走出去的。近几年，又涌现出谭得水、孙希香、酒泉、周政、王虹岐、刘耀美、苏长海、理水、王月鹏、于海武、李明骐、柳静、谢军等一大批在烟台市乃至省内有知名度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在省、市、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有的还结集成书，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如谭得水的小说《镇委书记》，酒泉的散文集《一小时人生》等，这标志着开发区的文学创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开发区工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开发区文学创作人员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强烈要求下，开发区作家协会成立了。四十多名会员以《烟台开发时报》金沙滩副刊为阵地，不断用自己辛勤的耕作丰富着开发区人的文化生活。他们定期举行文学沙龙活动，研讨区内外涌现出的优秀作品，制定写作计划，探寻新时期文艺创作方向。为了总结这几年开发区文学创作成果，向开发区建区十五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开发区作家协会筹划出版了第二部文集《世纪童话》。书中精选了一九九三年以来开发区作者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书的策划、编辑、版面和封面设计也全部是开发区人，书中内容也多是反映开发区人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区内建设成就，真正是一本开发区自己的书。书中不乏紧扣时代脉搏的泱泱大作，也有清新喜人的情趣文章，其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一定高度，使我们看到

开发区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希望所在。当然,开发区毕竟还是个新兴城区,这部书也仅仅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开发区的发展历程,未免有不成熟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更加广泛深入生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文化修养,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在这世纪交替的时刻,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书写着一个跨世纪的童话,而开发区正是这童话中最美丽的篇章。历史提供了机遇,如何把握住机遇,把开发区建成高科技、高素质、快发展的优秀城区,文化建设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回首往昔,从开发区第一部文集《跨世纪走》到《世纪童话》,用了五年的时间,我希望在新的世纪、新的里程中,开发区的经济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发区的文学创作也能空前繁荣,在更短的时间里创作出第三部、第四部文集,多出作家,出大作家,让开发区的点点滴滴能在我们这些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来,得到升华,让更多的人了解开发区,热爱开发区,谱写开发区更加辉煌的历史。

我想,这就是《世纪童话》这本集子出版的意义所在。

王秀臣

一九九九年元月

目 录

序 言	王秀臣(1)
-----------	--------

小 说 卷

林 深 海赌	(2)
谭得水 镇委书记	(21)
周 政 老街所城	(47)
王虹歧 洁雪	(68)
晓燕	(82)
杜博生 羞	(88)
秋枫	(93)
于海武 苍园	(104)
柳 静 改姑	(132)
李明骐 毁灭	(135)
郑祖增 陪衬	(139)
凡 亚 花瓶	(141)

散 文 卷

孙希香 往事杂忆四章	(150)
老家的火炕	(150)
儿时的夏夜	(153)
难忘秋天	(157)
懒得过年	(160)

目 录

	读书偶得·····	(163)
	书话重提(三题)·····	(166)
	读书·····	(166)
	买书·····	(169)
	藏书·····	(172)
谭得水	美丽的生命·····	(175)
	九寨沟行·····	(178)
酒 泉	老船·····	(184)
	雨蛙·····	(186)
	绿地·····	(189)
	书房·····	(194)
	冬之柬·····	(197)
	大姐·····	(198)
	春天的风(三章)·····	(200)
	醉·····	(203)
	初读山曼·····	(205)
	无悔的选择·····	(207)
王虹歧	阳光下的童话·····	(208)
王月鹏	随笔三题·····	(214)
	忍耐·····	(214)
	狗肉及其它·····	(216)
	戒烟者说·····	(218)
	读书四札·····	(222)
	边缘·····	(222)
	清纯的境地·····	(224)
	在天空与大海之间·····	(227)
	精神的支柱·····	(230)
	流浪五章·····	(234)

	告别·····	(234)
	远行·····	(236)
	过客·····	(238)
	又一程·····	(240)
	远行之树·····	(243)
于海武	大风·····	(250)
	皮皮·····	(253)
	海豹姑娘·····	(256)
李明骥	重塑童年·····	(259)
	清明的思绪·····	(265)
	怀念一只狗·····	(266)
	邻村的那群驴·····	(268)
	花事·····	(270)
	小滩的海·····	(272)
	故地之灵·····	(274)
柳 静	无花果·····	(279)
	永远的遗憾·····	(281)
	荒坡·····	(283)
	流星雨·····	(285)
	海韵·····	(287)
	痴迷《聊斋》·····	(289)
	拾荒梦·····	(291)
	挥别股市·····	(292)
理 水	邻居·····	(295)
	一个灵魂家园的守望者·····	(297)
赵志荣	魂牵母校·····	(302)
孙晓明	海恋·····	(304)
	毛蛤·····	(305)

目 录

谢 军	冬日看海·····	(308)
	松江荷灯·····	(309)
	芝罘岛咏怀·····	(311)
	大山里的秋天·····	(313)
	清清的伊通河·····	(315)
刘 维	鸡雏·····	(318)
	食鱼记事·····	(320)
	火车·····	(322)
	洗澡·····	(324)
王洪明	川妹·川菜·川情·····	(326)
	阿苏儿·····	(330)
	一个“老烟民”的自述·····	(333)
尹建莉	心存感激·····	(338)
	爱入学修理·····	(340)
	三哥的烟袋·····	(342)
	修辞小卖部·····	(346)
于海薇	姥姥·····	(350)
	恋海情结·····	(352)
	鸟的故事·····	(355)
郑祖增	大镜海·····	(357)
	海上听雨·····	(359)
吴庆丰	评古人莫误入歧途·····	(362)
	名人眼中的女人·····	(365)
李吉良	凝固的音乐·····	(369)
李秀全	情系大海·····	(371)
	灯海漫游·····	(373)
任松芹	归去来兮·····	(376)
	关于生命与苦难·····	(379)

宋竹晓	思念·····	(381)
	真心永存·····	(382)
曲玉芬	碾子·····	(384)
姜顺海	星夜漫想·····	(386)
于 慧	经历股市的日子·····	(390)
金浩程	沉默或倾诉(三章)·····	(392)

诗 歌 卷

王虹歧	情铺开发路·····	(396)
理 水	起潮·····	(398)
	临界·····	(398)
	飞翔·····	(399)
	足音·····	(399)
	蛭蛭·····	(400)
	蝴蝶·····	(400)
	女树·····	(401)
	经霜的红唇·····	(401)
	伤口·····	(402)
马宝成	夜宿金陵·····	(403)
	扬州五亭桥·····	(403)
	晨雨中傍大运河·····	(403)
	华清池·····	(403)
	兵谏亭·····	(403)
	开发区十年有感(四题)·····	(403)
	奠基石·····	(403)
	题工贸大厦·····	(403)

目 录

	楼前闻布谷鸟有感·····	(403)
	为《开发时报·金沙滩》百期而作·····	(404)
	观牡丹·····	(404)
	七夕夜吟·····	(404)
	对雪·····	(404)
酒 泉	梧桐树与蜗牛·····	(405)
	无题·····	(405)
	极端·····	(405)
于海武	回想·····	(407)
	你的方式过于明白·····	(407)
	风景·····	(408)
	涉水·····	(408)
	中国摇滚·····	(408)
	嚼一根草茎·····	(409)
	最后的夜·····	(409)
谢 军	海霞望思·····	(411)
	梦中那片雪原·····	(411)
	等你,在无月仲秋·····	(412)
	飘零的玫瑰·····	(412)
李明骐	月夜听涛·····	(413)
	逝去的日子·····	(413)
尹建莉	写给一只鸟·····	(414)
	等待·····	(414)
	季节的犹疑·····	(415)
吕宗华	竹赋·····	(416)
	雪后游千佛山记趣·····	(416)
	无题·····	(416)
刘同利	采桑子·重阳·····	(417)

	青玉案·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417)
宋竹晓	老人与时间·····	(418)
	游秦始皇东巡官·····	(418)
姜忠祥	夜雨·····	(419)
	我是一柄剑·····	(419)
	落叶(二首)·····	(419)
战 宇	飞翔·····	(420)
	远去的花环·····	(420)

报告文学卷

酒 泉	李明骐 柳静	
	从“桥头堡”到金沙滩·····	(422)
林 深	敢为天下先·····	(434)
酒 泉	赵夔现象·····	(445)
孙成乐	于海武	
	水魂·····	(451)
姚淑梅	东星之魂·····	(471)
有关童话的童话(代后记)	····· 林 深	(480)

小说卷

庆香吃糖的神态安祥、专注、惬意，这使我相信人们说庆香是村里的美人。庆香大口地嚼糖，被甜水滋润的面容慢慢地变得舒展、亮丽，就象那糖是一种神奇的药，可以把她带到理想的世界。

——于海武《苍园》

林 深

(1948—)男,生于山东荣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理事,《胶东文学》主编,烟台开发区文艺创作室主任。发表作品400多万字,曾多次获国家、省级大奖。

海 赌

他本不能当村支书,却当了。

他叫大岸,名字挺大气,却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顶让人草鸡的是他没主意。

他坐在办公室里,总是一副无所措的样子,而且最怕别人请示工作,一听到敲门声,他的心就别地一跳,立时提到嗓眼。

村支部书记,是接触百姓最多的官员。一方土地,千户人家,大事小事各类事儿,每天总有十件八件要请示支书。诸如,李家房基地批得不满意怎么办?张家媳妇二胎不肯做“人流”怎么办?

大岸就头疼这许多“怎么办”,听人家请示他就坐卧不安,请示完毕,人家问“书记,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最草鸡的就是这,禁不住“啞”地吸口冷气儿,掏出一根劣等香烟,在两手间捻呀又捻呀,将那香烟捻成死蛇一般,而后“嚓”地擦着火柴,恼而又烦地燃着香烟,躁躁地扔了火柴棍儿,躁躁地站

起，躁躁地在屋里走，眉头似挂了一把锁，将一张铁门一般的脸紧紧锁起，心中直烦：我当这份倒霉的支书！

再而后，停住步，捏着劣等香烟，呆呆地看着那红红的烟头儿，长长叹一声，那铁门缝儿一般的嘴角挤出一丝挺苦的笑儿。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半趴在写字台上，无可奈何地看着跟他请示工作的人。

人家很愁他这目光，怕他给不了答复，急忙追问：“书记，你说怎么办？”

他眉头又挂一把锁，看着桌面，默默半晌，又抬起眼睛，看着人家，无主意地说：“你说怎么办？”

“他妈的！这鸟支书，能当支书？我说怎么办？我说怎么办要你杀肉吃？”人家背后大骂。

村长大流很不爱听这话，沉着脸驳斥：“你能当支书？你觉得你本事大？本事大怎么着？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大流原来做支书，现在做村长，也就是村民委员会主任。

大岸真不能当支书。大岸说他这支书是“逼上梁山”，“打死猫上树”的。有人说他是“官迷”，没本事硬当。

他这官确实是逼当的，是新来的镇委书记逼当的。

他们村是渔村，渔业实力不错，船只网具也不落后，人员素质也可以。只是不知为什么，经济指标总图上那赤字像村支书那红色的小洋楼一样，一年长出一栋来，而且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一年红。

村民意见很大，有关方面几次来审计检查，只是查不出村支书钱粮上有什么问题。问，哪来那么多的钱盖这么多小楼？答，搞活赚的，现在，提倡搞活，你有本事也去搞活！也盖小楼！

新来的镇委书记老马很憋气，心里狠狠骂：“这只没尾巴的貔子！”他便要换支书，人选就是大岸，大流又没查出问题，只好还得

用，便改任村长。

让我当村支书？

大岸似踩着一个地雷，吓得一下子就不敢动了，连叫高低不干，而后避贼一般逃回家，“咣”地关上院门。

老马被关在门外，连连拍门。

大岸吓得连连叫：“我不能干，我不能干，我不能干……”

“你能干，你能干！”老马耐心又坚定，“同学兄，你能干！”

“凭什么？我凭什么？大流都干不好，我凭什么？”

“凭你这人！”

“我这人？我这人？”大岸四下看看，又看看自己，张着两手，失主意地问，“这是怎么说？我这人凭什么？八辈的庄稼巴子，能领导？又没学问，我凭什么？”

“凭你那心田、人品！”老马苦口婆心，“同学兄，我了解你，上小学时我就了解你的为人！”一谈起小时候的事，镇委书记就动了感情，眼中有了些泪花，“那次我们去赶海……”

他们去赶海那次，都还小，在小学二年级时。那时他们都是洗海暴晒得似胶皮一般的孩子。暑假时，他们发动了一场赶海远征，偷偷开出一条生产队养殖海带的小舢板，去很远的一个海岛赶海。

他们唱着歌，小船荡着双桨去了。虽没有大城市孩子划湖过队日那诗情和夏令营那画意，却也不失海之子弄浪的豪野之气。

但他们遭了风，被吹到几十海里外的一座孤荒岛上。家长、老师、生产队、海军找了几天才找到他们。

这几天，他们在孤岛上几乎是经历了死的磨砺，可以说是在地狱之门徘徊。

大岸那时家里很穷，爹被还乡团杀死了，那是四八年，他才一岁，娘拉着他过日子，娘又招了病，日子很累。他上学就很晚，还是生产队照顾烈士子女免费让他上学的。

他上学晚，班里数他大。这样一群小萝卜头被风浪困在孤荒岛

上，有如一群落汤的小鸡娃，抱着肩头索索地哭。镇委书记最小，哭得最凶，边哭边要妈叫爹。

大岸抱着他直哄：“马札、马札，别哭别哭，你硬哭叫我怎么办呢？”说着，他也哭。他一哭，大家倒不哭了。他就笑了，去划拉海草干柴，为大家点火取暖，又去摘野果，拔野菜给大家吃。还去捉蚂蚱给大家烧着吃……几天间没闲一刻，当生产队的大渔船找到他们后，大岸累饿得昏过去了……

马札一辈子记住了这件事，当了镇委书记也忘不了。他掏心扒肠地说：“同学兄，我知道你这人厚道老实，干书记不大行。可你自小能在夺命门坎的关键时刻为大家打食而饿昏自己，我觉得这是当支书的第一难得，尤其你们村的情况，需要你这样的支书！”

“我，我不需要！”大岸连连退着，好像镇委书记能撞门进来。他知村支书难干，渔村的支书更难干，一大堆赤字的渔村尤为难干。打鱼这一行，哪年不死几个人？这几乎成了规律——每打一万吨渔货，要死一条人命。老百姓迷信的说法是人吃海一万吨鱼，海吃人一条命，这也许是自然法则？生态平衡也该有个规律嘛。国家统计也是这样，一万吨渔货一条人命。也就是说打鱼这行，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大岸见不得海上死人，活生生的人出海就回不来了，家人也哭得碰地撞滩扑海的，他受不了。当了支书怎么安抚这些事？再说，咱种了半辈子庄稼，也不懂渔业生产哪！

镇委书记掏出一盒带嘴“双马”，抽出一支叼上，再抽一支插到院门缝里，将指一弹，将香烟弹进门里，落在院中。

大岸低头看看那弹进来的香烟，默默麻搭眼皮，并不去捡，只是嘟着：“我不需要……”

镇委书记点上香烟，抽一口，沉下面孔：“你要村里还年年长赤字？支书还年年盖小楼？”

大岸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咯噔心跳。

镇委书记更加咄咄逼人：“你需要村里群众年年海上陆上忙，

忙完两手空空，你需要船队打不着鱼，冷库空冻着？”

大岸无话。

镇委书记咚咚地砸着门板，增加着语言的严厉：“你没忘记你爹吧？”

大岸无言。

镇委书记猛抽两口烟，努力平静自己，终于不能自己，猛地将烟头一摔，大吼：“你容我马札不容！”说着，转身就走。

大岸一下子拉开门，扑了出来：“同学弟，马札！哦，马书记……”接着又低下头去。

马札心里一喜，立住步，回过头。

大岸抬起头，无主意地望着镇委书记：

“马书记，你说我能行？”

“什么马书记，就叫我马札！”

“马札，我能行？”

马札苦笑了，走过来，将手重重地搭在大岸肩上，深深地拍了拍。镇委书记感到这位老兄浑身在抖，似一匹得了急病的马，心中不由一阵疼怜：咳，以后得使劲支持这位老实人呐！

大岸又低低问了一声：“马札，我能行？”

马札心又一疼，用力点点头，用力说一句“行！”

大岸轻轻叹道：“咳，你说我行，我就行吧……”

大岸就干上了村支书。

二

大流改任村长做事很谦恭，要请示村长决定的事他也说：“去问支书。”

“问他？问他不如问鸟！”

“那你就问鸟去！”村长和风细雨地一笑走开，“我现在不是支